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接地气教育受欢迎

□彭伟

根据思想教育工作先行的原则,二支队政治委员黎昌圣花了两天时间备课,可是讲课以失败告终。他来到树林里,一边漫步,一边思考。恰巧何昆也来到林中散步。黎昌圣觉得不妨听听他的意见。

他遗憾地说:“许多战士,斗大的字不识几个,接受能力又差,我是讲得越起劲,他们是听得越没劲……我正想着法子,不知你有什么高见?”

何昆启发黎昌圣上什么山走什么道,到什么山砍什么柴,战士们基本上都是贫农,跟农民聊天要接地气。何昆说:“农民最讲现实,听到不如见到,见到不如拿到。他们的切身利益是什么,你想到没有?这才是授课的最佳切入点,这才能激发他们听课的兴趣!”

何昆结合如皋西乡农民的实际处境,继续对黎昌圣讲道:“我们就靠船下篙,经常发动大家倒一倒遭受压迫剥削的苦水,然后加以引导大家都知道世上没有救世主,只有自己起来革命,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样来,为什么要革命、为谁打仗,大家不就一清二楚了吗?”

黎昌圣听得入神,何昆还给他举例证明:“就拿宗子祥和他亲戚来说,提起那个丁地主和母老虎一样的地主婆,我保证他们带劲学习。”

“对,对,对!”黎昌圣茅塞顿开。

何昆又问:“我们当前革的是什么命?”

“土地革命啊。”黎昌圣脱口而出,他对军长怎么问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感到奇怪。

何昆继续分析说:“地主控制着土地,农民兄弟们要种地,却没有地。地主不会甘心拱手把土地送给农民,我们只有带领农民们打土豪、分田地,把地分给无地的农民,这是‘土地革命’!”

一道道难题,就像一道道紧闭的大门。何昆军长的腰间仿佛挂着一串串智慧的钥匙,轻松地将门一一打开。黎昌圣在何昆的启发下,思路越来越清晰,顿然开悟,他连连向何昆道谢。

黎昌圣言听计从,鼓励学员们倒苦水。逼上梁山,走投无路才来参加游击队的战士们,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。大会声讨,小会控诉,苦水倒了三天四晚,仍然没完没了。

在诉苦运动中,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得到普遍提高。黎昌圣的课也有了忠实的听众。作为军中领导,何昆有时也来客串一下思想教育课的老师。他讲课语言风趣,又有领导永兴、石破两地农民运动的经验,举例子,讲故事,让战士们耳目一新。第一次上课,何昆在黑板上写下一个“酒”字,不少战士不认识,连忙问:“啥字?”他没有直接回答,只是取出笔,画下一个酒壶、一个酒杯,壶口的酒正滴落到杯中,旁边又补上几笔,一个圆圆的脸庞,有人认出来了“那是地主丁浩水”。说起好醉的丁浩水,很多战士都猜道了“酒”字。

“对了,这是酒字。我的老家永兴出产红薯酒,广东的石破出产荔枝酒。我们脚下这片江海平原,仅仅是如皋,就出产陈元酒、史国公酒、黄酒。大家都爱喝家乡酒,但是这酒是从何而来呢?又是如何赚钱呢?”何昆故意“抛酒引计”。战士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。有的说酒是粮食酿出来的,有的说卖到酒店不就赚钱了,有的说那要去看酒铺的老板了。

何昆很开明,没有否定大家不同的答案,最后解释道:“酒源自粮食,粮食源自土地,归根结底土地是最重要的。”

“如果说土地最重要,那奇怪了,有的农民是有土地的,他赚的钱怎么不如没有土地的,像酒铺的老板。”原来是那个习惯唱反调的“破凉帽”故意刁难道。

“‘破凉帽’帽子破,脑子不破啊,提出个好问题。”何昆表扬一下他,引得众人大笑。

明为表扬,实为片刻的缓兵之计,何昆迅速地思考后,答道:“很多情况下,地主往往又是酒铺的股东,既垄断了土地,也垄断了酿酒的技术,发了大财。即使酒铺的老板,没有土地,不是地主,但是他们掌握了造酒的技术,又或者和酒厂的老板平分利润,所以他们可以赚大钱。反观农民虽然拥有土地,但是粮食人人会种,卖不出高价,酒就不一样了,需要技术啊。因此控制土地是致富的第一步,第二步大家还要学文化,学知识,才真有出路。”他刚刚说完,下面掌声此起彼伏,“破凉帽”也勉强地伸出双手,拍了起来。

上课提到学文化知识,何昆想起文化课即“扫盲班”还未来得及开设,看来不能耽误了。他找来徐小江:“你爱读书读报,又爱写文章。思前想后,你就是‘扫盲班’老师的最佳人选。”徐小江工作之余,一心想着搞创作,只能沉默作答。

何昆一眼看穿他的心思,鼓励道:“不要忘记,只有走进大众生活的作家,才能写出真实的作品。上课就是你和大家交流的好机会啊,对于你的写作肯定有帮助。”

徐小江一听,变了个人似的,精神饱满地答应了。何昆又向他提出了两个要求,一是不能只讲文字,不讲政治,最好结合土地革命的内容讲讲;二是接受黎昌圣的教训,上课要接地气,要有趣。徐小江铭记于心。

他的第一课,讲了两个词语。讲完“一家人”后,徐小江在黑板上又写下“一口田”。“一口”大家都认识了,至于“口”字,他将自己的嘴巴完全张开,故意口吃似的慢吞吞地说道:“大家看我的嘴巴,像不像一个正方形?”战士在笑声中,轻松地记下口字的写法。

至于“田”字,徐小江幽默地解释道:“就是四个‘口’,一个人就有一张嘴。‘田’字告诉我们,一块田可以养活四张嘴,土地是不是很重要呢。”战士们,无不听得点头称是。

精短
小说

乡愁是一面旗帜 ——忆在台湾见到的三位南通老人

□黄正平

去过台湾两次,第一次那是2005年3月,我随文化部团组访问台湾,从北京飞抵台北。在台湾十来天,访问、会见、餐聚,忙不迭,印象最深的,还是三位在台的南通人。

朱汇森,从张謇创办的通师毕业,早年在本地乡村小学做过校长,随后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工作,一直干到负责人。我打车去他的府邸,一路上与出租车司机聊台湾人对统一的看法。进得门去,他与保姆在。书橱联排,里边都是他在任时出的系列成套书,特别是退休前他当“国史馆”负责人时的史书。一开口,他便告知自己的经历,让我沉浸于其中。家乡是永远的故乡,可也成了他回不去的地方。他有点悲戚地告诉我,“你看,过去是身份不允许我回家乡,现在是年老体弱多病身体不允许我回家了。”这两句关于“身份”“身体”的特别解释我记得十分清楚。他是体制内退休高官,更是一个文人,对崇川竹枝词特别感兴趣,嘱我一定要多给他搜集、寄上,我尽管对此并不了解,但迅速承诺,因为那可代表着他的游子思乡情啊。后来我还真的给他找了寄过海去。这次我带去的蓝印花布小件和沈绣绣品,他一边细细地看,一边用手轻轻抚摸着。那熟悉的物件,好像让他的思绪回到了自己的读书年代、当小学老师的

岁月。我与他合影,他选择地方,看看光线,最后确定在书橱前面。

我告辞,他送至门口。我的心沉静、寂寥起来,因为我看到了一颗游子的心,以及多年漂泊后的百般无奈。都说叶落归根,可是他回去望一眼也不可能。回通后了解到,不久后他便去世了。后来我又读到友人的一本书,才知道他还是操琴高手,当年梅庵琴社给了他丰富的艺术滋养。

有人还嘱我访一个叫“李炎”的人,没有电话号码,我怎么也打探不到,结果突然眼睛一亮,他来酒店餐叙了。文化部对台处肖处长让我上头桌,介绍道:他叫李炎,是南通人。哇,神奇!他曾是台湾当局驻联合国工作人员,应是“科长”什么的职务。清癯的他,70多岁,一派知识分子的气象。迅速地熟络起来,他说孩子现在苏州工作,在苏州也已经买了房子,朱汇森的儿子也是在苏州工作,看来苏州确是台商集聚地。聊到家乡的美食,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春天里青麦子的穗儿做成的“冷蒸”,在他垂涎欲滴的渴望里,感觉他的真切与乡愁的况味。我真的好想变魔法似的将家乡美食立马端到他的眼前……

到了高雄,我跟团组正式请了假,去拜访一位在文化产业方面素有研究的吴

国华教授。约在高雄美术馆门口见面,上了车,吴教授征询我意见:他妈妈八十多了,希望听到南通乡音,能否让我先去一趟他家。我自然爽快地答应了。他驾着车,来到家楼下。我随他上楼,见到了陈奶奶,我是启海方言,虽在南通工作多年,会讲一点南通土话,陈奶奶听了笑了说,还不太标准。她告诉我上学的西被闸附近的小学,有棵特大的银杏树,还有经常到的桃坞路,那边有更俗剧场,一次在这条路上时正巧发生地震什么的。老奶奶很高兴,但因为不能再回到南通而抱憾。吴教授晚上招待一顿大海鲜,豪华的高楼餐厅,眼下是流淌的爱河。回通后,我即按陈奶奶指点去寻访,那所小学依然还在,好像就应该是现在的城西小学,校园里古朴的银杏树生机勃勃,我多角度地拍了照,依约寄去,希望能了却老人不竭的思乡情。

近来台海关系颇为紧张,前些天看电视,又得知国安部门逮捕了两个从事台湾间谍工作的人。我一早醒来,就想着把第一次访台遇见的三位老人写下来。乡愁是一面旗帜,在旗帜下我们相聚,即使从前并不认识,但一见面就能开怀畅聊、相互格外信任,让时值中年的我感慨万分。此时,也不知李炎、陈奶奶、吴教授近况如何,遥祝他们身体健康,能尽早回到故乡,他们所熟悉的、思念的故乡。

玉兰
一瓣

成长的蜕变

□明前茶

在外闯荡12年之后,儿子艾孜买提的归来,令努斯热提与老伴又喜又愁。喜的是,18岁执意离家、在深圳酒吧当主唱的儿子,忽然懂得体谅父母的力不从心,愿意回家接手并照管偌大的葡萄园;愁的是,家中现有的上百棵的葡萄,都是老品种,销路并不理想;这两年,葡萄干的销售竞争也十分激烈,除非品种罕见,否则卖不出好价钱,儿子带着媳妇和一双儿女回来了,家里还得重新装修房子,还得为孙儿们的教育着想,单靠这片葡萄园的产出怎么够花销呢?

艾孜买提归来时正是7月上旬,家中的葡萄即将进入成熟期,他一回来就交代父母:仔细观察连接葡萄串的枝条,凡是枝条粗壮、葡萄串的分量目测没有超过一公斤的,在整个收获季节都不要采摘。

父母大惊,活了60多岁,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保鲜葡萄的方式:“秋风一起,葡萄藤变枯,葡萄就不水灵了。而且,强冷空气一来,葡萄冻得皱缩发乌,硬得像铁弹子一样,卖给谁去?”

艾孜买提安慰父母说,家里的老品种葡萄,含糖量高,皮厚有籽,是做冰酒的好材料。他已经联合几位儿时伙伴回家创业,目标是酿出琥珀色的、甘爽冷冽的“冰酒”。在一望无际的葡萄园中央,一座小型冰酒厂正在火速建造,现代化的筐

式压榨机、过滤器与控温发酵的装置都陆续运来安装。现在,父母终于可以不必起五更睡半夜、猫着腰在低矮的防护网下抢收葡萄,他们只需在葡萄园中溜达溜达,将个别破溃的葡萄摘去即可。

努斯热提家葡萄园的安静,惹得不知情的乡亲议论纷纷——“我活了70岁,没见过这么懒的人,竟在枝头晒葡萄干呢。”

“就是,这浓霜一下来,葡萄冻得像石头蛋子,装在气枪里能把野兔打晕了。在外头唱了十几年歌的小伙,做事果然不靠谱。”艾孜买提也不理这些闲言碎语,他只是在雪后出门,与妻子各持一个小炕帚,轻柔扫去葡萄串上积累的白雪。

经过四个月的漫长等待,葡萄们已经明显脱水,枝条枯脆。经过反复冰冻与解冻,那深褐色、浅褐色、焦茶色的皱缩果实中,糖分与风味物质浓缩聚集。于是,当晚上的气温又一次降到零下8度时,艾孜买提全家穿上皮袄,戴上棉帽与手套,到葡萄园张开细网,轻轻摇晃枝头,面目全非的葡萄就纷纷落下。冻得像大理石一样的葡萄,马上就要在冰窖般的车间里分拣,除去不合格的青果蛋子,倒入筐式压榨机压榨。在零下8度的气温中,水分结冰后还是细碎的冰碴,很容易与葡萄汁分离。涓涓流出的葡萄汁

浓郁又香气馥郁。父母裹得严严实实来参观艾孜买提的车间,看到不时有铁硬的冰葡萄从筐式压榨机的缝隙中弹跳而出,就像不服约束的调皮小子,被逗得哈哈大笑。

母亲这样打趣艾孜买提:“这些铁蛋子葡萄与你当年多像啊,考上了大专院校不去念,背上吉他就蹦出去闯世界了。挨多少冻,受多少累,也是一颗响当当的铁蛋子,这滋味只有你自己晓得吧。”

父亲接茬:“你妈怀疑搞乐队会穷得吃不上饭、烤不起火,我就劝她:小马驹要出门,你圈个栅栏就能拦得住他?你看他头也不回去南方,临上火车,脱下皮袄,呼拉一下扔给你。你想想,深圳能有多冷?”

艾孜买提头一回听说自己外出闯荡这些年,父母暗中的忧心牵挂,心下大受震动。维吾尔族人有一句歌谣,唱的是“葡萄留在枝头,葡萄老藤每晚都不得安眠。”他本人,就像这些不走寻常路的葡萄,经霜沐雪,要完成自己的梦想,让父母多担了多少心?而今,他终于历练归来,拥有一个成熟男人的目标与担当,父母终于可以放心了。

再过6个月,金色的冰酒就将酿造成功。这是冒险的结晶,也是信任的力量造就的人间佳酿:你得相信葡萄藤扛得住猛烈的北风与低温,葡萄串经得起冰霜催压,并有耐心经历漫长的等待,才会由此等甜美透亮的佳酿,作为人生的奖赏。

万家
灯火